

脏

[美]

*

阿丽莎·纳汀 / 著

康康 / 译

Alissa Nutting

Unclean Jobs FOR Women AND Girls

工

作

美国 80 后女作家

集青春、美丽、黑暗、野蛮、诙谐于一体

最难以置信故事集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 CITIC PRESS



[美]

*

阿 丽 莎 · 纳 汀 / 著

康 康 / 译

脏

工

作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脏工作 / (美) 纳汀著; 康康译. —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6. 7

书名原文: Unclean Jobs for Women and Girls

ISBN 978-7-5086-6022-6

I. ①脏… II. ①纳… ②康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 057176 号

Unclean Jobs for Women and Girls by Alissa Nutting

Copyright © 2010 by Alissa Nutti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archerone Books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© 2016 by Chu Chen Books

ALL RIGHTS RESERVED

脏工作

著 者: [美] 阿丽莎·纳汀

译 者: 康康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: 6.5 字 数: 103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版贸核渝字 (2011) 第 136 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6022-6

定 价: 35.00 元

图书策划: 楚尘文化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献

给

肖 恩

爱 我 是

一 个

脏 的 工 作

我站立着……带着使用第一人称所具有的紧迫感，面对着全然的存在、死亡与责任，这是吹散一切迷雾的潜能。

—— 爱丽丝·诺特利《抗争的诗学》

在这一时刻我充满自信地说话，
我不会告诉每一个人，但我会告诉你。

—— 沃尔特·惠特曼《自己之歌》

我几乎不敢去看
自己是什么样子。
只是用余光一瞥
—— 看不到更高的东西 ——
看到阴影中灰色的膝盖，
裤子、裙子和靴子
和一双双不同的手
放在灯下。
我明白没有比这更古怪的事
曾经发生，没有更加
古怪的事会发生。

—— 伊丽莎白·毕肖普《在候诊室》

- 001 - 007 晚餐
- 008 - 021 模特儿助理
- 022 - 035 色情女明星
- 036 - 038 动物管理员
- 039 - 064 乐手女友
- 065 - 074 蚁族寄居地
- 075 - 080 飞刀演员
- 081 - 103 女送货员
- 104 - 108 吸尸烟者
- 109 - 112 养猫人
- 113 - 126 青少年
- 127 - 131 化冰人
- 132 - 144 下地狱的人
- 145 - 148 酒徒
- 149 - 157 花匠
- 158 - 170 舞鼠
- 171 - 184 变性人
- 185 - 187 魔术师
- 188 - 191 结语

晚餐

我和另外五个人被放在壶里煮着，五花大绑，肠子和嘴里塞满了香料和大蒜，但依然可以说话。虽然很煎熬，但我们闻起来香极了。

我旁边的人长得像猫王，尤其是发型。也可能是因为水气太大了，看不清吧。

壶的另一头，一个男人在试图哭泣，但他的眼泪和汗液混在一起，看起来并不难过，倒像是大汗淋漓。我有个浪漫的念头——也许我们是被放在成千上万、属于婴孩的、甜蜜而真实的泪滴里煮着，而不是一锅黄色鸡汤。

令我感到奇怪的是，我是这里唯一一个女人。我丰满而肉感，可以想见人们想要吃我。但这些男人看起来可一点也不美味。坐在我对面的老头处在半昏迷状态，头快要垂到汤面上，而每次鼻尖触到汤上鼓起的气泡时，整个人又立即坐直，喊出一个名字来：先是史丹利，然后是大卫。我们以为他在呼唤自己的孩子，甚至在他念了十五个名字之后还和他打趣——也许这些是他孙子的名字。然而等他念到四十个时，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什么感人的家庭戏码，这个人精神不太正常。

“他不疯，”哭鼻子的男人说，“这是我们生命的最后时刻，难道不应该呼喊我们遇见的、认识的、爱过的所有人吗？”

“啊哈。”猫王点头。

猫王左边的人却不同意。他脸颊上一串泪珠文身证明他在监狱中

杀过人。讽刺的是，他和哭鼻子的男人被绑在一起。“我喜欢安静，”他说。

我右边的男人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他很年轻，有女性的纤细，好像孩子气的彼得潘。他隔着满嘴的调味馅料对我微笑，看起来善良温和。

既然马上要葬身他人的肚肠，我决心降低标准，大胆出击。

“我爱你。”我说。我只想将这最后的时刻变得难忘一些。

我观察着我的话在他脸上引起的反应。或许是因为我们快煮熟了，一切都像快进一般。我刚刚出口的话已经成真了。每一秒过去，我对他的爱就加深一分，像冰晶或海猴子一样爬满我的全身。

我们四目相接，他向我尽力靠拢，直到我们指尖相触。“我也爱你，”他说，“如果我们没被绑住，我会给你一个你一生中从未感受到的柔软的吻。”

我用余光看到那个一直沉默的文身男人露出了他的一排上牙，嘴唇咧开，告诉我他想对我干什么。他要干的既不浪漫也不合法。

“你是个恶魔，”我的爱人说，“我们不应该在你的体液里煮着。”

“啊哈，”猫王表示同意。

“我们和这个罪犯一样去死，这太不公平了。”哭泣的男人说。

老人突然抬起头，一滴黄色肉汤从他的下巴上滴下来。“阿曼达。”他艰难地说，眼珠转动了一下，就又低下了头。我笑了。

“我就叫阿曼达，”我心中充满莫名的喜悦，“他叫的是我的名字。”
我的新爱人紧握着我的手。

“阿曼达，”他对着炙热的蒸汽柔声说。

“这会不会是什么死亡名单？”哭泣的人又哼哼着，“没准这个东西在壶里已经待了好久了。成百上千的人都死了，但他一直活着，因为他太老了，没人爱吃。也许他已经发疯了，他念的都是那些他眼看着死掉的人的名字。”他发出一声长而尖利的哀号，使我想起小时候养的鹦鹉。我想不起它的名字了。

“丹。”老人又说。

“这是我的名字，”我的爱人也笑了，“他接连说出我们的名字，这一定是我们爱情的魔力！”

文身男发出呕吐声。

为了好玩，我让每个人趁老头的脑袋耷拉在汤里时说出自己的名字，看会不会被叫到。

“赫克托。”哭泣的男人说。

“山姆。”猫王说。

“滚蛋。”文身的男人说。

我和丹期待地看着老人。终于，他抬起头，舔了舔面颊上滴落的肉汤，吐出一个名字：“兰斯洛”。

“看吧，”我的爱人喜悦地说，“只有我们的名字。真的是爱情的魔力。”

我想让这一刻永远停留，和所有濒死的事物一同非自然地滋长，把生命的最后时刻远远地甩在后面。我想让我们指尖相触的感觉像癌细胞一样无限繁衍。

壶门打开时，连老头都直起身，眨着浸湿的睫毛。一个厨师走进来，手里还磨着一把长刀。“谁先来？”他叫着。我们都沉默不语，但我好像听见老头低声说“黛西”。

“那好吧。”厨师的刀尖指向我。刀微微晃动，仿佛在虚空中签下自己的名字。“你最肥，先吃你。”

我向我的爱人投去永别的目光，他的尖叫充斥了整个壶舱。“不！先吃我吧，求求你们了，最后再吃她吧。”他像鱼一样疯狂地扑腾挣扎。

“可以。”厨师同意了，但还是拿刀在我面前晃了晃，好像在对我施加诅咒，让我知道这儿谁说了算。

两个戴着防烫手套的人进来，开始剪我爱人身上的绳子。他噘起嘴想与我吻别，但很快就被他们像搬梯子一样抬走了。“求求你们了，就一个吻。”他恳求说，但这两个人显然不像厨师那么好说话。他们大概听不懂英语，可能什么语言都听不懂。

“太美了！”哭鼻子的人抽抽搭搭地说，“多么伟大的爱情。”

虽然悲伤，我还是要过好每一刻。“你会唱歌吗？”我问猫王山姆。

“今夜月色独好……”他轻声吟唱，嘴里的蒜瓣挡住了他的颤音。

厨师和他的两个喽啰回来时，文身男说话了。

“吃我吧。我恨这些人。”

于是他也被带走了。起身时，我们发现他胳膊上还有一个“母亲”字样的文身。哭泣的赫克托哭得更厉害了。“我应该再给我母亲打个电话，告诉她我爱她，爱吃她做的饭。”他悲泣说。

“这首歌献给我母亲。”猫王山姆又唱了起来，“你是我生命中的阳光。”

赫克托失控地哭了起来，他的情绪也影响了我。眼泪打在他身旁泛起的涟漪也波及我，像轻柔的浪花拍打着我的腹部。“会没事的，赫克托。”我安慰他。我想把脚伸过去，用脚趾为他擦眼泪，但我的脚踝被绑住了。

门再次打开时进来了四个人，看起来一个比一个难对付。“我要两个。”厨师命令说。山姆和赫克托被抬走时还在分别唱歌和哭泣。

只剩下我和老头。一切安静极了，此时我才意识到肉汤滚沸的声音如此震耳欲聋。他抬起头，又说出一个名字：“海蒂”。

我认识一个叫海蒂的，那还是在高中的芭蕾课上。我想象他们把

我从壶里取出，放在银盘上，摆在一个巨大的蛋糕旁。海蒂就站在蛋糕顶上，摆出优雅的旋转姿势。

他们把老人从汤里拎出来时我惊讶地发现他少了一条腿，不知道他来时就是这样，还是被人吃掉一条腿又扔回壶里了。

其他人都不在了，沸腾的水泡也越发滚烫。我物理不好，不确定我现在是不是一个人承受之前好多人分担的热量。我觉得应该是。我想念我的爱人，我情愿受苦。这好像让肉汤更烫了。

脚步声靠近时，我开始思考冥界是否存在。也许丹会在那里等着我，我们的爱情会在彼岸生根发芽。然后我试图为即将到来的宰割做准备。“被活煮然后大卸八块肯定不是最糟糕的死法。”我告诉自己。但我用了好一会儿时间才想出更糟糕的一种。

最终，我想象自己被抬到桌上，另外五个人手里拿着刀叉等待着。他们的皮肤还是煮过的粉色。我想象丹说他在我心上下了饵，其他人都笑了。猫王一面唱着“晚安，甜心”一面开始切我，我在一阵刀叉碰撞声中昏迷过去。这个梦境大大削弱了我对命运的恐惧，就像扣在蜡烛上的碗熄灭了蜡烛。“你什么都能忍受，”我告诉自己，“只要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。”他们把我架在胳膊上时冷空气令我煮熟的皮肤疼痛，他们的手指向我传达着一个强烈的讯息，我不过是要去他们已经去到的地方而已。

模 特 儿 助 理

我最好的朋友嘉拉是个模特，从瑞典或类似瑞典的地方来。如果你试图追问到底是哪里，她就会说“伏特加！”或“伏特加，你知道吗？”如果她碰巧心情好的话。嘉拉可能听起来像个俄罗斯人，但事实上她只想喝酒。嘉拉讨厌具体事物，并且真的不用为它们操心，因为她住在模特世界中。我也想住在模特世界，但我只能在她出去的时候短暂目睹它的风光。

我们是在切尔西的一个派对上认识的。我当然没有受邀。我本来和一个朋友去了一个没那么酷的聚会，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人，把我和她的朋友带到一个更好的派对。在这里，我得以和那个把我带进嘉拉的派对的摄影师亲热。嘉拉并不是派对的主人，但所有嘉拉参加的派对都会变成嘉拉的派对。

我想我能再见到嘉拉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当时喝得太醉，敢于跟她说实话。她在试穿一些稀奇古怪的衣服，比如一件有医院气息的外太空斗篷，在火星上做宫颈涂片大概就要穿这样的衣服。她又穿上一条折皱裙，向我滑步走来，看起来好像是左颈上长了个错位的囊肿。我正努力让自己的脑袋待在脖子上，靠着窗，希望凉风能让我清醒一些，走到房间另一头，那样我也许能清醒到可以走进洗手间并坐在地上的程度。但愿那时我脸颊对手机键盘的压力足以给一个认识我、喜欢我并愿意把我送上出租车的人打电话，这样我的人生旅途还不至于在这

样一个夜晚结束。

“你，”她说，我像小学生一样直起身。我吐了，但紧闭嘴唇没有让呕吐物落在地板上。“好看吗？”嘉拉的旋转如此纯熟漂亮，于她却像是偶然滑出身体的一个屁。

“你看起来好像后背怀了孕。”我说，并用啤酒瓶搔了搔后背的痒，她裙子的缝线却奇异地绷开了。她皱了皱眉，跳开了。我以为她受到了冒犯，但她却抱来一个银盆，里面装着客人们的车钥匙。

“用这个吐，”她说，“手机。”她将一个小晶状智能物体放在我包里。此时，两只巨大的猎狼犬来到她身边，和她一起向厨房走去。“你喜欢狗，也喜欢对它们使迷魂术。”我一边跌跌撞撞地走向厕所一边对自己说。许多尊贵的客人用恐怖的目光盯着我像海伦·凯勒一样用手摸索着视线之内所有的物体，直到进入那个有着洗手池和油布地板的小房间。“为什么我总是派对上不受欢迎的那个人？”我想。“我都三十几岁了，至少也应该会装一装了。”

派对里的洗手间不总是洗手间。通常派对开始时它们还是洗手间，后来就变成人们做爱、抽可卡因、洗泡泡浴的地方。我捂着肚子进门的时候，一对小情侣正在相互增进了解：他们坐在浴缸边喝着红酒，一边说笑，一边用手指蘸酒在白色瓷砖上写写画画。他们差不多还是孩子，最多十九岁。我能感觉到他们专注地看着我，应该不是怜悯，